# 訪問周永健牧師

引言：

很高興能在中華神學研究中心的季報首期，訪問一位在這領域德高望重的人物，就是周永健牧師/博士。我們希望以後每一期，都會訪問這方面的前輩，留下他們的珍貴回憶、學問功夫和寶貴意見，供後學參詳。

周牧師是孕育中國神學研究院幾位核心成員，在上世紀 60 年代就讀神學期間就推動中神的建校，並取得博士後成為該學院的首批老師，1989 年從滕牧師接捧為次任院長至 2007 年榮休，期間亦是亞洲神學協會 1978 至 1982 年主席。 周牧師在香港及亞洲的神學界多有貢獻，可謂是領軍人物之一，是次訪問，意義重大。

周牧師早於1982年在中國神學研究院開辦福音派觀點的亞洲神學科,提出其對本色化以至處境化的意見: 「**本色神學是直接取材於聖經,以神的話為基礎,透過聖經神學研究的 結果,參考教義發展和西方的神學,來定立一些神學主題或一套神學 結構,用適切國人的思想方式表達基督教的信仰,其中自然會有基督 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宗教的接觸點。/(接下段)處境神學所倡導的, 就是神學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思想中,必須有所實踐和參與;神學不 能限於認信(confession)的功用,並須將活潑的信仰生命(confessing faith)和現今的社會處境融合起來。因此,處境神學的課題自然因地 而異.....包括伸張社會公義,正視貧窮人的困苦及所受的剝削和欺 負,反對壓抑自由和人權的政府及組織;大體上說,焦點放在社會關 懷和社會行動上。**」（周永健，《承先啟後的事奉》（香港: 中國神學研究院，1990) : 頁 56 )

訪問者：徐濟時牧師(徐)
受訪者：周永健牧師(周)

徐：謹代表中華神學研究中心，多謝周牧師接受訪問。首先想問一下周牧師在早年接受裝備階段的領受。 您在學術嚴謹的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受訓後，再往Brandeis大學讀博士。該大學是猶太人在美辦的最好的大學，請問您在接觸到猶太學者研究自己文化的舊約聖經，是否與一般學者有不同呢？若是，如何不同？從中有否涉及本色化方面供我們反思？(Q1)

**周：當年普蘭代斯大學（Brandeis）設有近東及猶太學科（Near Eastern and Judaic Studies）與地中海研究學科（Mediterranean Studies），我的主修是後者。兩者都是研究古代近東文化，分別在**

**於前者是培育猶太人學者，注重猶太文化和拉比傳統，後者則是對外開放的研究學科，吸引不少基督徒的研究生。我也在猶太學科修讀了一些科目。他們研究聖經（舊約書卷），多採用日積月累拉比的釋經和近代猶太學者的觀點，作為猶太社群風俗習慣的依據。不過，他們亦經常參考和引用基督教聖經學者的著作，但只是限於經文結構和解釋方面。**

徐：中神的創辦是要提升福音信仰的華人神學院水平，備受重視。 創校宗旨包括「本色化和服侍中國」兩大向度，並於1979年創校後幾年就出版這方面的《初熟之果：聖經與本色神學》。請問這個「中國向度」， 是怎樣的初心呢？可否多說一下？(Q2)

**周：「中國向度」是「本色化」，用現今的用語，就是「中國化」。宣教士來華與西方帝國擴張侵華同期，因此基督教一直被國人看為是「洋教」。我們希望有一天基督教被接納是本地的宗教信仰，要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們要用國人熟悉和明白的方式表達基督教的信息，如用語、觀念、與中國文化的交接和切入點等。這是漫長的路，但始終要有個起點。**

徐： 你不單推動華人的神學教育，也推動亞洲的神學教育而參與亞洲地區的神學教育，如出任亞洲神學協會 1978 年至 1982 年的主席。請問，在您多年參與亞協的觀察中，亞洲其他地區在本色/處境神學方面做得如何呢？有何得失？有誰做得很好的呢？(Q3)

**周：亞洲各地在本色/處境神學方面都早已起步，我印象較深刻的是韓國、菲律賓、印度。韓國受長老會影響，重視教育和神學，他們前一輩學者已開始用韓文撰寫釋經書和神學著作，較為人熟悉的是「民眾神學」，無論認同與否，都顯示他們努力的成果；菲律賓貧富懸殊，注重社會公平和公義，倡議神學要採用「亞洲鑑別原則」（Critical Asian Principles）；我對印度的認識較淺，他們針對「種姓制」（caste system）為「賤民（dalit）發聲。**

徐： 在您從事神學教育這麼多年，請問您認為本色化/處境化的中國神學，在發展上遇到哪些困難呢？可否一一提出和指出如何解決？(Q4)

**周：進修高等學位的人大都前往西方，把學的一套搬回來是最容易的，這是自然的，也可以理解。因此要發展本色化/處境化的中國神學，需要工夫，可以嘗試：**

**1、提高本地神學水平，開設更高學位課程，鼓勵在本地進修。**

**2、西方學成回來的學者，特別年青的一代，要「去西方化」，日常生活說話、寫作、教學等，刻意不用英文；多看中文 書，增加自己中文的表達能力；可能情況下用中文教材。**

**3、神學院的官方語言是中文。這些只不過是起步。**

徐： 半世紀以來，中國的變化巨大，大疫症導致的轉變亦難以預料，你認為應如何將福音植根中

國、並成為未來祝福呢？(Q5)

**周：基督教傳來中國只二百多年，但教會有二千年的歷史和傳統，經歷不同的政權，戰爭，革命，瘟疫等，我們可以從中學習，不要把近代西方的政治主張、哲學思潮等搬來中國土壤，並加以附和推廣。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可能開始時與基督教有關，但發展時至今天，已經世俗化，不代表基督教，但有人奉之為普世核心價值，實為不智。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，有過去一百多年國家的積弱和受西方侵略的恥辱，亦有今天新中國的國情。基督教要立足於今天中國複雜的處境中，必須回到信仰的根源。福音是好消息，好在哪裡？教會是甚麼？基督徒又是誰？我們必須能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。對我來說，基督徒是耶穌的跟隨者，聽從和實踐他的教導，用我們的生命和行為改變社會，改變世界，不是用政治理念，道德規範，更不是用群體壓力去爭取，不是用強烈手段去革新。社會改變在乎制度，立法，執法，司法，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範籌。福音植根中國，有賴信徒的見證，榮神益人，愛國愛教。**

徐：你認為中國傳統的哲學(如儒家、道家和易學等)和文化思維，神學可怎樣與之溝通和對話？傳福音面對中國這些傳統文化，昔日宣教士有些先否定、有些先融通，再行超越，你認為哪途徑可取呢？(Q6)

**周：我不是回答這問題的最好人選，因我不精通中國哲學。我記得周聯華牧師曾以易經的思維發展「易的神學」（Theology of Change），我讀過他的文章，可惜他沒有成書。楊牧谷牧師在香港曾撰寫「復和神學」，是處境神學的嘗試。這方面有待諳練中國哲學的學者繼續努力。西方神學對文化有不同取向，從否定異教文化，到部份接納，融通，轉化，超越等都有，對中國文化也如是。耶穌的福音本身是逆流文化的（counter culture），但並非反文化，我們可以沿此探索。**

徐：中神在香港做了很多配合處境的事工，面對正在興起但處境很不同的中國，連教會形態也不同香港，香港的神學教育當如何培訓新一代面對和回應呢？(Q7)

**周：我於 2007 年從「中神」退休，之前曾多次應邀到國內教學，與神學院交流，並在「中神」校園開設普通話課程。我已服侍了我的世代，這十三年來內地和香港都改變了不少，你這問題應由現今神學界的人回答。**

徐：最後一條問題或許你是最有資格回答，也是很多人好奇想問的。就是首任院長滕近輝牧師在帶領中神這麼多年，你又和他共事多年。你了解到滕牧師是否也對本色神學有什麼看法？ 他私下在這方面曾有何打算或做過什麼呢？(Q8)

**周：「中神」創校期間，滕近輝牧師擔任院長，他信任年青的老師，給我們很大自由空間發展本色**

神學，只是我們做得不夠多，不夠好。雖然滕牧師沒有發表有關本色神學的言論，不過我相信他是認同本色神學的路線的。本色化從個人內在生命開始，然後形之於外。滕牧師是中國典型的君子，學貫中西，胸襟廣闊，他的講道和文章，已經是本色化的結果。